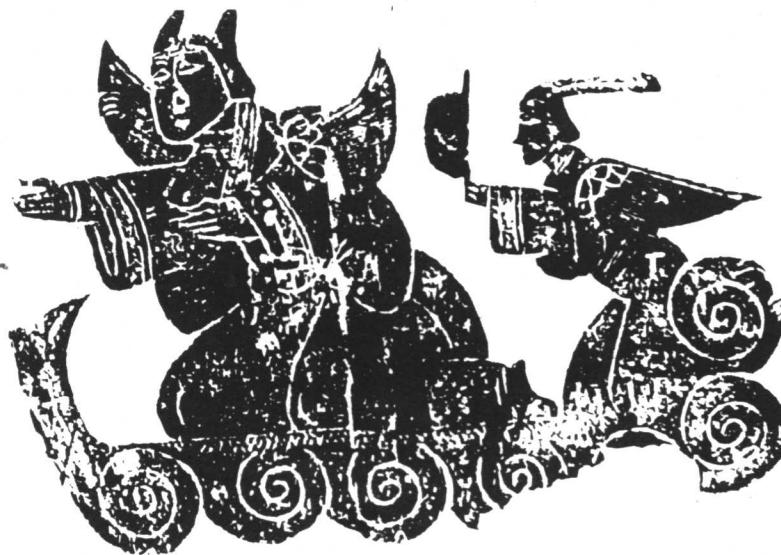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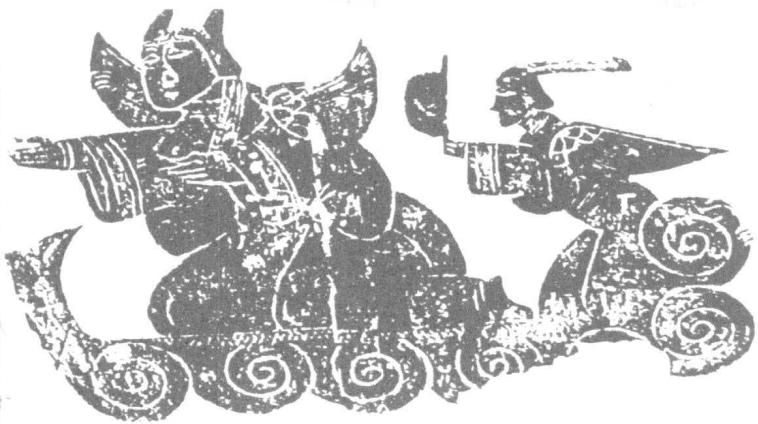


中国电视戏曲研究

杨燕 主编

概览





Y262

中国电视戏曲研究 概覽

杨燕 主编

副主编 谭华 刘徐洲

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电视戏曲研究/杨燕主编. —北京：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，
2002.10

(戏剧戏曲学书系/周华斌主编)

ISBN 7-81085-119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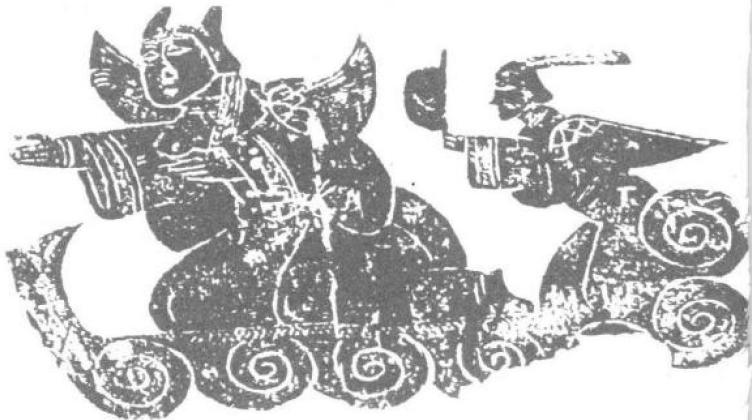
I . 中... II . 杨... III . 戏曲 - 电视(艺术) - 研究 - 中国

IV . ①J902②J8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83071 号

书 名 中国电视戏曲研究
主 编 杨燕
责任编辑 王进
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010-65779405/65738538
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 编:100024
网址 <http://www.cbbip.com>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装 北京金华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20.25
字 数 520 千字
定 价 38.00 元
书 号 ISBN 7-81085-119-5/K·54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



戏 剧 戏 曲 学 书 系

总主编 周华斌

编 委 周靖波 路应昆 钟 涛

杨 燕 施旭升 王雪梅

朱联群 宋宝珍 云贵彬

总序

周华斌

将戏剧作为艺术学科来研究，始于 20 世纪初。

在此之前，虽有古希腊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、古印度《舞论》涉及戏剧的本质——动作、语言及人物内心的模仿；又有 18、19 世纪的欧洲学者关于戏剧要素、戏剧情节构成的种种论述，但大部分将戏剧归属于诗歌、舞蹈、文学，而且较为零散，没有形成学术气候。

19 世纪末、20 世纪初，欧洲出现非文学化的戏剧运动，“综合戏剧”的观念比较通行。在德国，1899 年有学者普罗而斯 (Robert Proelless) 发表《关于戏剧学的问答》一文，提出“戏剧学”的学术概念。1902 年，赫尔曼 (Max Hermann) 用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戏剧史，著为《剧场艺术论》。同年，赫尔曼指导成立戏剧史学会，陆续刊行戏剧史研究丛书 40 卷。1904 年，廷格 (Hugo Dinger) 在《作为科学的戏剧学》一文中主张戏剧与文学区别，视之为一门有独立观念的规范学科。1923 年，德国柏林大学成立了戏剧学研究所。

在美国，1903 年，贝克 (George Pierce Baker) 在拉德克利夫学院 (Radcliffe College) 首开剧作课。1913 年又在哈佛成立演剧研究室。其学生中，包括后来被称为美国戏剧之父的奥尼尔 (Eugene O'Neill, 1888 – 1953)。1914 年，卡内基技术大学创办戏剧专业。1925 年，贝克又在耶鲁大学创办戏剧学院。到 40 年代，戏剧教育

已经为美国大多数大学所接受。60年代，美国大约有1500所大学开设戏剧课程。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设有戏剧系、表演艺术系和设备相当的剧场。^①

相比之下，中国戏剧史研究的起步倒也不晚，但是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形成学科规模。

20世纪初，庚子赔款(1900)前后，西方式的公共图书馆、大学堂、医院等开始在北平设立。西洋及东洋的文化艺术形态和学术观念随即在中国产生影响。民国初年，在北平学部图书馆担任编辑的王国维(1877—1927)著有《宋元戏曲考》(又名《宋元戏曲史》，1912)，被视为中国戏曲史学科的开山之作。

当时，西洋式的“话剧”尚未形成，王国维尽管吸收了一些西方的戏剧观念，注意到优伶“扮演”和“故事”情节是戏剧的核心，对“戏剧”和“戏曲”加以定位，但是他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梳理文献资料，进行历史性的考证。更大的力气花在曲牌曲目的稽考、曲词的评析和意境、格律、声腔(南北曲)的阐述等方面。与其说探索戏剧规律，不如说与“国学”、“曲学”的关系更为密切。以此为始，20世纪20年代起，有大学开始设置戏曲课程，亦重在曲学——当时的大学并不专门培养戏剧或戏曲人才，只是为了提高学生的国学修养。譬如，戏曲家吴梅(1884—1939)先后在北京大学、中山大学、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开设过戏曲理论课，著有《顾曲尘谈》(1916)、《中国戏曲概论》(1926)、《元剧研究ABC》(1929)等专著，其重点即在“曲学”。吴梅的弟子卢前(卢冀野，1905—?)也在大学讲授戏曲，著有《明清戏曲史》(1935)、《中国戏剧概论》(1936)等，同样如此。这种以“曲”为主的国学视角，不同于西方的戏剧学科，与当今归属于“艺术学”的“戏剧戏曲学”也有较大的距离。

然而西方的戏剧理论毕竟随着“新剧”在中国的流行而产生影

^① 参见李道增、傅英杰《西方戏剧·剧场史》(下卷)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，第175—185页。

响。1928年，新剧界同仁们将新剧定名为“话剧”（即英语 Drama），以区别于传统戏曲。两种戏剧形态并行不悖，成为近现代中国戏剧史上的两大支脉。自30年代起，采用“综合艺术”观念来探索和研究中国戏剧史历程的，有周贻白的《中国剧场史》（1936）、《中国戏剧史略》（1936）、《中国戏剧史》（1953）和董每戡的《中国戏剧简史》（1949）等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，除了少数有识之士组办的伶工学校和社团式的“艺术学院”（如南国艺术学院、鲁迅艺术学院、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）以外，传统戏曲基本上是以师徒相传和科班的方式传授表演技艺。正规大学里不设戏剧专业，不培养戏剧演员和编导人员，只将古代的戏曲文本视为文体，纳入“元明清文学”。直到20世纪50年代，才有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两所高等戏剧院校成立，同时又有专门性研究机构如中国戏曲研究院以及各地中专、大专层次的戏曲学校的设立。通过政府机构和社会人士的共同努力，戏剧学、戏曲学的专业建设和学科建设渐渐形成规模。

半个世纪以来，在大学和研究机构里，戏剧、戏曲的研究人员分属两个领域：一个是文科领域，即“中国古代文学”（古代戏曲）和“中国现当代文学”（近现代话剧）；一个是艺术学领域，即“戏剧戏曲学”。

戏剧归属于文科是传统“国学”、“曲学”之惯例。在文科领域里，相关课程和研究主要遵循王国维和吴梅等前辈的路子，重在提高文学修养，侧重于戏剧的文本研究和文学性研究。文科专业不培养编导和演艺人，因此与舞台演出关联不大。实际上，正如前文所述，戏剧与文学的区别，是20世纪初西方戏剧学者们讨论和解决过的问题。严格意义上的戏剧学，理应归属于艺术学科，重在对戏剧本体和艺术形态的研究——其中包括文本、剧本。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在国家教育部门确定的硕士、博士研究

生专业目录中，“戏剧学”统称“戏剧戏曲学”——“戏剧”与“戏曲”并称，显然考虑到了话剧(西方式现当代戏剧形态)与戏曲(传统的民族化戏剧形态)并存发展的客观情况。实际上，话剧、戏曲以及歌剧、舞剧、木偶剧、皮影戏等均属于戏剧范畴，虽然形态上有较大差异，却遵循同样的戏剧规律。

“戏剧戏曲学”的学科范畴基本如下①：

1. 学科宗旨：

- 对戏剧戏曲理论及历史的考察和研究。
- 上自古希腊、罗马、印度及中国古代戏曲的理论与实践，下至当代世界各种戏剧流派，并用以指导创作实践。
- 它以哲学、美学的研究成果为指导，与音乐学、美术学、电影学、广播电视艺术学等邻近学科互相参照、相互推动。

2. 博士生培养目标：

- 坚实而深厚的戏剧戏曲学基础理论，较深入地了解现代戏剧戏曲学科的发展方向和国际学术前沿。
- 以戏剧创作活动的历史、流派、美学特征及艺术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。
- 能够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及研究工作。

3. 学科研究范围：

- 中外戏剧历史与理论；
- 中国戏曲历史与理论；
- 导演学；
- 表演学；
- 舞台美术历史与理论；
- 戏剧美学；
- 戏剧文学；

①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、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《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简介》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。

- 表演艺术；
- 导演艺术；
- 舞台美术设计及技术等。

可见，我国的“戏剧戏曲学”正在与国际性的“戏剧学”研究接轨。

戏剧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，在所有民族的文明史上俱皆存在。戏剧的本质，无非是演员扮演某种情节故事。用“大戏剧”的观念来观照戏剧，其形态和内涵多姿多彩。我国的戏曲源远流长，被称作世界上三种古老戏剧文化（希腊悲剧、喜剧；印度梵剧；中国戏曲）之一。即便如此，作为中国传统戏剧和主流戏剧形态的“戏曲”仍难以涵盖古今所有的戏剧现象。戏剧是动态的、活性的。多样化的戏剧形态和戏剧语言不仅存在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，更存在于科技发达的当代社会。戏剧一向以广场和剧场为载体，在世界戏剧史上，原始的和原生态的戏剧大抵发端于仪典，表演者曾经使用假面，也运用木偶、皮影等材质。如果说假面剧、木偶剧、皮影戏属于戏剧范畴的话，那么以银幕、荧屏为载体，以胶片、电子声像为手段的电影故事片、动画片、广播剧、电视剧也可以纳入戏剧范畴。

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发展，为戏剧提供了新的载体和媒体，同时带来新的视听语言和表现技巧。然而，在电影故事片、动画片、广播剧、电视剧中，情节的编排（编剧）依然不可缺少，表导演依然不可缺少，美术、音乐、音响等场面制作手段依然不可缺少。换句话说，作为戏剧四要素的演员（表导演）、观众、剧场（银幕、屏幕载体）、剧本其实一个也没有少。戏剧是个博大的母体，各种戏剧形态自具特色，却不曾离开过戏剧的总体规律，不能完全摆脱母体赋予的营养和遗传因子。

那么，作为“综合艺术”的戏剧，作为“时空艺术”的戏剧，作为“视听艺术”的戏剧都需要研究。戏剧的文学性，戏剧的表演性，戏

剧的观赏性,戏剧的时代性都值得关注。古代的戏剧和当代的戏剧,中国的戏剧和外国的戏剧,现场的戏剧和镜像的戏剧,纪实的戏剧和虚构的戏剧都在我们的视野之内。惟其如此,戏剧才称得起一门学问,戏剧创作才能博采古今中外之长,呈现人类的睿智,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文化艺术业绩。

本着这样的“大戏剧”观念,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书系。书系的内容涉及中国戏曲、中国话剧、西方戏剧、广播剧、电视剧。重在史论,亦包括戏剧理论、戏剧美学、戏剧批评。为了学科建设的需要,有的著作系统地编辑了相关分支的重要资料和研究成果,以填补理论空白。书系的作者均系北京广播学院“戏剧戏曲学”学科的教授、副教授,分别担任博士生、硕士生导师。他们从事教学与科研多年,积累了丰富治学经验,成果多有新见和创见。我们还组织翻译了在戏曲界颇有影响的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先生的《中国戏剧史》,从中可以看到海外学者的不同视角和研究途径。此外,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宋宝珍的《残缺的戏剧翅膀——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稿》一书是研究话剧批评史的力作,对同行学者多有启迪,蒙作者赐稿,亦纳入本书系。

感谢北京广播学院的领导,为“戏剧戏曲学”的学科建设创造条件,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和财力。这套“纯学问”的书系的组织与出版,体现了学院领导宽阔的学术胸怀和百年大计的学术眼光。相信它对同行学者有所裨益。

2002年春

戏曲的记录、传播与再创

——《中国电视戏曲研究》序

周华斌

—

人生大事，不外乎衣、食、住、行。有人说，应该再加两个字：“视”和“听”。一切文化艺术都诉诸视听，如果说衣、食、住、行代表物质生活的话，那么视、听代表精神文化。

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有赖于记录、积累与传播，以视听为基本手段的艺术形态同样如此。记录与传播离不开材料与工具，传播学领域里称作“载体”与“媒体”。

艺术的载体和媒体，就是视、听的材料和工具，它们不仅决定着艺术本体的形态特征，也决定着艺术的手段、方法、风格、技巧。例如：

文学——文学以语言文字为载体。语言文字又是一切信息和思想的载体。有了语言文字，才有美文巧思的修辞，才有艺术化的文学。在中华文明史上，作为载体与媒体的语言文字经历过几次大的变革，带来了文体和文学的整体变革。当语言文字的载体由岩石、陶器、甲骨、青铜、布帛转化为纸质的时候，由少数巫者、史官掌握的象形、象意的古文字符号渐渐转化为文言散文。当活字印刷术发明，书籍在社会上大行其

道的时候，导致了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的泛滥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报刊传媒出现，促成了平民化的白话文运动。白话文的使用成为现代文学形态的先声。

美术——美术诉诸视觉，占有空间，被称作视觉艺术和空间艺术，又称静态艺术。雕塑以泥土、岩石、金属等固态材质为载体，自不待说。在绘画领域，又有国画以丝帛、宣纸为载体；油画以麻布、板材为载体；版画以木板、石板、金属板和其它板材为载体，借助于印刷来复制和传播。由于颜料与工具的不同，绘画不但形成了不同的艺术品种，也产生了不同的艺术效果，细化为不同艺术风格，如工笔、写意、笔触、刀法等等。

音乐——音乐以声音为载体，被称作听觉艺术和时间艺术。声乐用人嗓，器乐用不同材质的乐器。不同的材质、不同的声源，带来了不同的表现手段。它们各自走向极致，使音乐的分工越来越细密，形成不同的风格特征。

舞蹈——舞蹈以人类自身的形体为载体，通过动态的造型来表达情感，同时带来各种美学享受。它诉诸视觉，占有空间；又因为动态，表现一个“过程”，因此占有时间，被称作“时空综合艺术”。舞蹈与音乐相伴，可视又可听，又被称作“视听综合艺术”。

戏剧——戏剧同样以演员的形体为载体，表现更为复杂的情节故事。由于情节故事的需要，诗歌、文学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建筑装置等手段无所不用，所以也被称作时空结合、视听结合的综合艺术。其空间载体或为广场，或为室内剧场，或为专业化的剧场，由此又带来了广场艺术、室内艺术、剧场艺术的不同风格和效果。

以上都是众所周知的简单道理，不过把视角转向载体而已。

长期以来,古希腊学者发端的艺术分类法,将艺术划分为诗歌、音乐、绘画、雕塑、建筑五大本体,被学者们广泛引用。五大艺术本体之间的区别,其实可以归结到载体的不同。以此为基点,后人继续归纳和生发,将舞蹈称作“第六艺术”,将戏剧称作“第七艺术”,将电影称作“第八艺术”,将广播、电视称作“第九”或“第十”艺术。诸如此类,都不外乎视听。

舞蹈、戏剧、电影、广播、电视均被称作“综合艺术”。这里的综合,并非固有艺术形态的简单叠加。在它们身上,既有传统艺术形态的综合,又有因载体变化而带来的新的艺术语言和艺术手段。例如,戏剧既有诗歌、音乐、舞蹈、绘画、建筑等艺术因素,又不可忽视剧场载体。戏剧从因地制宜的广场进入专门化的剧场,随即便产生了特定的舞台语言、特定的舞台艺术与技术。电影更不可忽视作为声像载体的胶片的性能和摄影技巧,不可忽视暗房技术和剪辑技巧。电视的出现,则将胶片技术转化为电子编辑技术和电子传播技术。电影电视中的声像化的戏剧表演,将戏剧由剧场、电影院转入普通家庭,传统的戏剧表现方式因视听载体的变革而拓展到无限时空,同时造就非舞台的蒙太奇语言及表现技巧,从而形成特定的影视艺术和镜像文化。

载体与媒体的革新带来了艺术的多样化,为艺术开拓了新的天地。从艺术发展史的角度看,20世纪以来随着新载体和新媒体的介入,为艺术的记录与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,也为传统的艺术形态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。由此推理,摄影、广播、动画被称作“艺术”也未尝不可。现代意义上的艺术,科技含量越来越高,不再局限于手工操作。“艺术与技术”相交融的新的学科正在形成。

二

戏曲,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戏剧形态。在世界戏剧之林中,中华

戏曲是东方戏剧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。它没有脱离戏剧的大范畴，同时又保持着源远流长的浓郁的民族艺术特色。

演员是戏曲的基本载体，演出场所是它的空间载体，剧本是它的文学载体。长期以来，由于没有记录手段，戏曲的传播有赖于演员的身体力行和口传身授，发展比较缓慢。北宋时期，活字印刷术发明，书籍通行于社会，渐渐取代手抄本而成为商品，于是，作为通俗文艺的戏曲才被大量记录，开始有了剧本和剧目的流传。因为有了文字记录，有了剧本和剧目的记录，所以学者们称：“以剧本为标志”的中国戏曲始于宋元时期，迄今约800年。其实，民俗和民间的原生态戏剧常盛不衰，早期戏剧的历史可以追溯得更加久远，只是文字记载不够完善而已。

作为表演艺术的中国戏曲，更重要的是给观众以直接的视听感受，而不仅仅是文字符号的联想。学界曾经讨论：戏曲是以演员为中心，还是以剧本为中心，还是以导演为中心？这个问题同样可以从载体和媒体的角度来阐释。

在戏曲发展史上，它原本是以演员为中心的。如上所说，演员是戏曲的基本载体。几百年来，艺人们流动演出，适应各种演出环境，从农村到城市，从民间到宫廷，走遍了中华大地。所谓“一招鲜，吃遍天”，一方面，他们以表演技艺谋生，剧目和技巧有限。通过送戏上门，不断更换观众，从而保持“一招”的价值。但是，尽管可以“吃遍天”，却不过是“一招”的简单重复，戏曲在整体上难以提高。另一方面，为了获得“一招”之“鲜”，演员在技巧上磨炼功夫，唱、念、做、打，往往身怀绝技。戏曲技艺化程度之高，与大量各具高招的个体艺人的独特创造分不开。

待到固定的舞台和剧场出现——如勾栏、如茶园、如戏院，演员和剧团面对的不再是随机的观众，而是相对稳定的、有一定艺术品位的观众。不断重复的、老生常谈的剧目不再能获得观众的青睐，水平低的演员和剧团不再能进入剧场。在商业化的剧场内，戏

曲出现了艺术竞争，剧目不得不经常轮换，文学意味和思想内涵不得不加强，技巧不得不更新。于是，剧本成为剧场更新剧目之必须，也是演员表演的重要依托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“剧本剧本，一剧之本”，它不仅通行于剧坛，也通行于文坛。剧本的记录和传播，提升了戏剧的档次，其文学内涵尤其容易接受文坛的评判，被视为戏剧创作的“中心”。

但是，剧本毕竟只是戏剧的文本，需要有演员的表演才能转化为视听艺术。文本是否可用，要接受演员的选择，看它是否符合场上演出的艺术规律。不宜演出的文本永远只能躺在案头。演出是否成功，更要接受场上观众的评判，当然不是回归到文字符号的评判或单纯的文学评判。

现代意义上的剧场艺术（戏曲也在其中），视听手段越来越丰富，舞美、灯光、音响等手段同样展示着艺术魅力。一台在视听感受上尽善尽美的戏剧（或戏曲），其全面的艺术把握不再绝对限于“演员”中心或“剧本”中心，而是在呼唤着能够全面把握文本的内涵、演员表演、剧场艺术与技术的“导演”。作为导演的艺术家，应该能够总体把握演员载体、剧本载体、剧场载体（或视听载体）的艺术功能，决定一台戏（或一部电影）的整体内涵和个性艺术风格。在话剧界、电影界，导演的作用不言而喻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戏曲界提出“导演”中心的说法不无道理。

从演员中心，到剧本中心、导演中心，某种意义上体现着戏曲的艺术历程。其中，文字的记录与传播提升了戏曲的档次，开创了戏曲的“文本”时代。当然，剧本毕竟只是间接、抽象的文字符号，并非直观的视听，它可以说是戏剧的文学载体，却并非戏剧的本体。

三

近百年来，有了音像的记录与传播，声容笑貌如在眼前，戏曲

传播进入了一个新时代。

起先，音像的记录与传播是声画分离的。唱腔靠的是唱片和广播，图像靠的是照片和无声电影。光绪末年，唱片录音、镁光照相、无声电影传入中国，被视为游艺场上的“玩意儿”。北京、上海的玩主和商人得风气之先，马上把目光盯在了“国粹”京剧身上，有意无意地留下了京剧史上弥足珍贵的声音和图像。

京剧形成时期的“老生三鼎甲”（程长庚、余三胜、张二奎）没有赶上。程长庚门下的“老生新三鼎甲”——孙菊仙、汪桂芬、谭鑫培都与录音和照片沾过边。这三位在宫中的演剧机构“升平署”里当过差，不把录音、照相当正经事。由于观念和技术问题，音像记录不大理想。取证如下：

孙菊仙（1841—1931），晚年自称平生“三不”：不留声、不照戏装像、不传弟子。史家认为署名“孙菊仙”的唱片都是假的，因为商人雇用票友运用了“以假乱真”的惯技。近年来有行家综合研究后认为：在署名为“孙菊仙”的几十个剧目的唱片中，1903年以前的9种是膺品，1904—1910年灌录的28种应该是真的，“即使海内历史上曾有能人仿孙腔可以乱真、臻于化境”，“那也是唐临晋帖，弥足珍贵了”。

汪桂芬（1860—1906）没有留下唱片，但《戏曲唱片史话》的作者罗亮生解放前曾在北京同仁堂乐家听过保存了20余年的两段蜡筒录音，是汪氏的《朱砂痣》和《捉放曹》，现在已经失落。

谭鑫培（1847—1917）最早的录音，是百代唱片公司录制的《洪洋洞》和《卖马》两个唱段。他只当是玩，不懂得要报酬。公司以物代酬，他说：“唱了这么两段戏就要受人家这么大的礼物，真有点不过意。”谭鑫培一生只有七张半唱片留世，总算可以让后人领略当年“四海一人小叫天”的真韵，研究京剧史

上“无腔不学谭”的流派传承及其变化。^①

自民国六年至民国十四年(1917—1925)，上海中华图书馆陆续编辑出版了《戏考》40册，除了收有“京戏真本”500余出以外，又有“名伶照片”500余帧，包括须生、花衫、大面(净角)、老旦、正旦、小生、丑角等，留下了清末和民国时期京剧演员的最早一批身影。

北京前门外有一个丰泰照相馆，1905年拍摄过两段无声电影：谭鑫培的《定军山》和杨小楼的《长坂坡》；1906年，又拍摄了俞菊笙的《艳阳楼》、俞菊笙与朱文英的《青石山》、俞振廷的《金钱豹》，后来还拍过一些，都是武戏。这是戏曲第一次走上银幕，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批影片。当时并不知道它们的历史价值，如今已无从寻觅。

20年代以后，留声机和唱片公司成为娱乐界的一大产业，比较著名的有百代、胜利、高亭、大中华、蓓开、开明、长城等十余家。同样在20年代，中国出现了广播电台。唱片与广播互为依托，京剧始终是文艺节目的重要组成部分。1936年，上海出版了《大戏考》，又名《戏考大王》，自称是“无线电与唱片界唯一之刊物，尤为爱好歌唱者不可不备之珍本”。此书实际上是唱片唱词的汇集，载录134名京剧演员的上千个唱段，包括老生谭鑫培等47名，文武老生杨小楼等10名，青衣陈德霖、梅兰芳等50名，小生姜妙香1名，老旦龚云甫等7名，大面(净角)金秀山等11名，丑角萧长华等8名，因为可以对照文字听唱段，又可以通过唱词学唱腔，所以大受欢迎。在同年内，《大戏考》一版、二版、三版，又出续编，“万纸风行，不可谓无因也”。

由于唱片和“无线电”的传播，京剧各种行当、流派的唱段流行

^① 以上参见吴小如《罗亮生先生〈戏曲唱片史话〉订补》、罗亮生《戏曲唱片史话》，载《京剧谈往录》三编，北京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。又，刘鼎勋《孙菊仙唱片研究》，载《京剧谈往录》四编，北京出版社1997年10月出版。